

● 彩色插图本

祖母讲的故事

艾芜 著

浙江人民

12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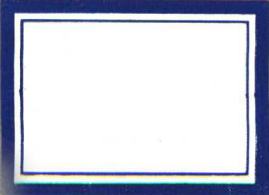
祖母讲的故事

● 彩色插图本

新视角·新阅读

艾芜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浙江教育出版社



母讲的故事

艾芜 著
唐文一等 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祖母讲的故事 / 艾芜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
2002.12

(世纪经典书系)

ISBN 7-213-02479-5

I. 祖… II. 艾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2253 号

祖母讲的故事

艾 芜 著 唐文一等编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丛书策划 周游工作室

责任编辑 吴 华

封面设计 顾 页

责任校对 叶 宇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制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
(杭州学院路 168 号)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
(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)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3.75

字 数 8 万

印 数 1-8000

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
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3-02479-5

定 价 13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艾芜（1904—1992），四川新繁（今新都）人，现代小说家。原名汤道耕，曾用笔名刘明、吴岩、汤爱吾等。年轻时在我国西南边疆、缅甸、新加坡等地流浪了五六年，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。他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《南行记》，就是描写边疆风情和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，充满异域情调和传奇色彩，笔调清新自然，朴实明快。后出版作品集50余种，主要有《南国之夜》《漂泊杂记》《夜景》《缅甸小景》《江上行》《丰饶的原野》《山野》《百炼成钢》《南行记续篇》等。



目 录

邻居 / 1

花园中 / 46

祖母讲的故事 / 73

敲猪草的孩子 / 90



邻居

—

我家乡的村落人家，都是散居在平原里面，彼此的距离，大多数是一里半里光景；但有的也很近，只几十步，或隔一条小河。各家的院子，围着一道泥土筑成的墙。墙内种上许多柏树青枫树菩提树皂角树，和长年都是青绿色的竹子。远远望去，几乎全是苍翠蓊郁的树林。

我家院子的大门，向着南面的。一出门，就看见大片的田野，和远处河湾上一排排槭木树麻柳树。在左边有一家邻居，和我们院子排在一道，而且两家人爬在围墙上，可以彼此讲话的。只因隔住一道丈把宽的小河，长

艾芜家门口的
田野 / 艾芜老
家在四川新都
县清流镇翠云
村，家门前是
一大片开阔的
田野。





皂角树 / 豆科
落叶乔木，结
荚果，种子扁
平，褐色，在
水中捣烂后产
生泡沫，旧时
四川人常用来
洗衣物。



一年四季都有水在流过，不说我们做小孩子的，不能过去玩耍，就是大人也从来没有拉起裤脚，涉水爬到那边岸上。于今，这家邻居的影子，留在我的记忆中，已是非常的淡薄，不到十岁的时候，我们全家搬家了。只记得



有个着旧红棉袄的女人，蓬着头在河边石头上捶衣服，木棒槌一落下，雪白的水花，便溅射起来，或者一个男子牵着瘦瘦的黄牛，在满是蜂窝的围墙边上，慢慢地走着，另外的一切，就全然有些模糊了。

最记得的，要算是右边的一家邻居。它跟

柏树 / 柏科常
绿乔木、分侧
柏（扁柏）、圆
柏（桧柏、刺
柏）数种，是
四川常见的树
种之一。



我家院子，相距约莫两三百步远，而且靠后一些，不是品排在一道。院子的围墙，也不是泥土筑成的，而是用竹子扎的篱笆。两条小河紧紧包围着篱笆脚，一出门就须踏过一条石桥，使人想着院子像处在岛上一样。门口河上，有座用水作为动力的碾子，冬天水大的时候，四乡的农人，便挑着谷子去碾。我们一年到头吃的白米，便

四季流水的小河／一般为大河的支流，在农耕时代，往往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。水流清澈，景色宜人。



河边洗衣服／旧时南方水乡洗衣服，大多是在水势较缓的河湾。洗衣时将衣物放在较平滑的石上，借着水流，捶搓揉拧。





青篾编的撮箕／一种竹编用具，用来撮谷米等东西。



黄牛皮撮箕／碾子上的用具，时时与石头接触，容易破损。用黄牛皮做撮箕，取其耐磨经用。

叫人有

碾砣滚动的水车，

下的时候，

大的声响，

且害怕。还

具，也跟我

不同。我们

指宽的青篾编的，碾子上

皮做成。我们的升子，只是用木头做

的，碾子上的，还在口子上包点铁皮，

而且特别的深，特别的大。碾子上

的人与众不同，衣衫上，脸上，头发

上，胡须上，以至眉毛上，都粘有一

层灰白色的糠。这些对于小孩子，简直具有一种不可抵抗的魅力。



便和水声一道发生宏

这也使人惊异而

有碾子上的用

们一般的東西

的撮箕是用一

的却全用黄牛



升子／一种量具，多用木头做成。碾子上的升子常用铁皮包口，是为了起保护作用。

碾子侧边，靠小河有个坪子，是用来晒谷子的，同时也是甲长召集人开会的场所。只要做团首的提着锣在坪子上铿锵地一敲，三两里路的人，便晓得这是“仁和团在谈话了”，大家就放下锄头走来。这时候，家里一定有人去的，我们也一定尾着去瞧热闹。母亲虽比平时放心些，认为有家里人在一道会有人照顾，但还是要叮咛我们，只准在坪子上玩，千万不要挨近水闸或者走进碾子去，因为一落下水闸，一跌进碾槽，的确会有致命的

危险的。但那打圆圈子滚动如飞的碾砣，向四面迅速洒着珠花裙子的水车，尤其是朝水闸中投进一片树叶，浮在水上如飞地直冲下去，都多么地使人心怡神醉呵！我常常忍不住要到水闸边去偷瞧，碾子门上去窥看。

这个碾子，地名叫曹家碾，是姓曹的人家修的，在我懂事的时候，碾子已卖给刘家了，名字却固定下去，没有更改。主人就住在碾子侧边的竹篱院落里边。他们是年老的两弟兄，大家喊做刘二河刘三河，各自开锅吃饭。两家人都不种田，全靠碾子生活。两条河绕着的院子后面，还有一点空地，平常是用来种萝卜白菜的，我记得有一两年，他们把它种上罌粟。这种东西四乡的人都没有种过，他们种的时候，也没人跟着去种，因此，一开出鲜红美丽的花朵，就使做小孩子的我们，既觉得可爱，又复感到新鲜奇异。后来，还吃过罌粟结成的籽子，那是结在一个小斗子里，把它弄个眼，仰着朝嘴上一倒，便有许多芝麻似的小粒齐溜进嘴里，味道很香，但那算是



水碾 / 一种用水做动力的粮食加工装置，多建在村庄附近的河道上。在打米机普及之前，水碾是川西农村主要的碾米工具。





罂粟 / 罂粟科
二年生草本植物，叶长椭圆形或长卵形，边缘有缺刻。开出的花单生茎顶，很艳丽，有白、粉红、红、紫红等颜色。果实球状，果中浆汁干后称鸦片，含吗啡和其他生物碱，有镇痛、镇咳和止泻作用，但常用能成瘾。



最初的一次，也是最后的一次。因为，往后许多年走到云南的永昌，才第二次有机会看到红红的罂粟花，可再没有吃过又香又有

味的罂粟籽子了。

这家姓刘的大儿子（刘二河的儿子）是个没有结婚的人，头顶像个道士似的，把发穿根簪子，挽成一个结子。他不吃烟，但却欢喜拿根三尺长的铁烟袋在手上，仿佛这是用作防身的武器似的。又常常提个小的鸟笼子，走到很远的地方去，成十天半月不落屋。他的鸟子黑黑的，只有麻雀那么大，非常之乖。不但打开笼子让它出来，它不飞走，而且还会听主人的话，叫它拿嘴替人抽彩头。这种彩头，是用硬纸画成彩色图画，内容大约分

成两种：一种是叫人看了欢喜的，如画一座楼梯，一个矮小的人，在举步爬了上去，意思是暗示“步步高”。另一种使人颓丧的，是画一张床，一个人睡在上面，意思是象征“疾病缠身”。这类画好的硬纸，折成纸牌那样，把画藏着，一点也看不见。乡下人就顶喜欢抽看这种藏着秘密的东西，借以显示他们将来的运气。一般做彩头生意的人，一半是叫人自家用手来抽，可是刘家这位大儿子，却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这样的鸟子，叫它拿小小的嘴巴，代替人的手指头，这一来就使抽彩头这种迷信举动，更加穿上一层神秘外衣了。而他的生意，就比别人的格外好。他也顶珍贵他的鸟子，笼子既很讲究，外面还罩一层细致的黑色布幔。我们做小孩子的，看见鸟子能够替人家抽彩头，觉得奇异非常，想它一定不是平凡的鸟子，至少也带有几分仙气的。因此一看见鸟笼放在碾子坪上，就忍不住要跑去看看。但它的主人，却总不要拢身，再不然就赶快拉下笼上的布幔，这就使人觉得，这是一只很有些神奇的鸟了。只有趁人家抽彩头的时候，



晒谷子的坪子／是在向阳、开阔的地方，用黄土夯实的一片空场。可用来做晒谷、扬场、脱粒等农活，也是村民聚会的场所。四川土话叫“坪子”。





鸟笼 / 鸟笼过去多用竹子、木条编制而成，现在多用铁丝和塑料制作，竹编的鸟笼越来越少了。



才能把它看个够。其实哪里看够过，它在黑幔遮着的笼子里，轻巧地跳出来，敏捷地啄出几张彩头，就又迅速钻了进

去，好像一个童贞的尼姑一样，在修道院的门口偶然露一下面，便又谁也不看地赶快躲了进去。这种毫不关心外边美景花香的神情，更越使人起着严肃和畏敬的感觉。

刘家的大儿子，也不单靠这门法宝生活，他还能看相算命卜卦。人们就笼笼统统叫他刘算命子，有时也照他头顶挽髻的样子，喊他刘道德儿（即是刘道士），但在我们小孩子看来，他不像算命先生，也不像一个道士，同时更不像一个平常人。他的眉毛极其浓黑，眼睛很有光芒。讲话的神气，做得十分威严。不大喜欢混在人丛中，讲谈世俗上的事情。譬如仁和团上的人，在碾子坪上议话，就从来没有看见他参加过一次。我的三叔父，顶同他谈得拢了。他两人常常站在碾子坪上，讲些飘叶子的故事。所谓飘叶子就是指一个精通武艺的人，在外头跑江湖的意思。从他们谈话中间，我渐渐知道，世间还有

那么能干的人，不但能耍刀耍枪，还会飞墙走壁，而且晚上黑黑的，竟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刘算命子讲时，那种热切认真的神情，差不多使我疑心，他怕也会是那样的人，至少他见过他们，跟他们一道做过朋友。

刘算命子身上没有一点糠，他也从来不走进碾子去，他只带着他的小鸟笼子，现着极其宁静严肃的神情，慢慢地走路，有时站在河边树子底下，凝神注意地看着什么。衣裳通是深黑深蓝的料子做的，总显得宽大而且清洁。他很少走到各家门口去算命卜卦，像我们院子隔他家那样近，他就简直没有提起鸟笼去抽过一次彩头，只有人们走到他家去请求，他方才在碾子坪上，使出他的各种本事和法宝来：鸟子，彩头，乌龟壳……他多半还是肩上搭着褡裢，提起鸟笼，拿起铁杆子长烟袋，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像距我们五里路远的清流场，逢场日子川主宫内的空坝子上，就有看相，拔牙，卖狗皮膏药的在那里摆摊，兜揽生意，他却也没有去赚过一次钱。

他的家庭是中途衰败下来的，没有田地，没有钱财，只靠碾子生活。而碾子又只是一年三四个 月才有生意，生活不用说是相当窘迫。幼时过惯好日子，且有幸运读过书，一到长大后，



道士 / 亦称道人、羽士、黄冠、方士。指信奉道教经典戒规及熟悉各种斋醮祭祷仪式的人，或指信奉道教的宗教职业者。





算命 / 旧时算命者常用蜡嘴鸟作为辅助工具，以增加神秘色彩。蜡嘴鸟，雀科，栖息于平原及山地，集群活动，飞行迅速，鸣声悦耳，以植物种子为食。易驯养，常被人教以各种小伎俩，如半空衔物、叼纸牌等。



便看见中落的家境，遭受人世的冷眼，想到异地去谋生的悲哀，当然是很强烈的。

另一个人，是刘三河的大儿子，名叫刘宽宽，他对小孩子很有兴趣，我到碾子坪上去玩，或者在路上碰见，

老茶馆 / 以前四川的茶馆用途多为解渴、歇脚、议事、会友。但在客人中穿行的算命、卖唱、要饭、说书的不一而足。



他总要说几句开玩笑的话。有时还故意鼓起眼睛威吓人，一面磨着牙齿说：

“我要咬掉你的麻雀！”

样子做得相当可怕，但他并不走拢你的身子，所以小孩子毫不畏惧，倒觉得是件好耍的事情。他也不大走进碾子去，招呼人家碾米，全让他

的堂兄刘保之（刘二河的二儿子）和他的兄弟刘老四去做。他的衣服便长



年四季都是干净的，但料子却不是毛蓝布那类深色料子，样式也不像刘算命子的过分宽大。他喜欢葱白布和柿布来做衣裳，样式要它合身，叫人穿起显得更加灵活。夏天他戴的大草帽，也和一般庄稼人的很有分别。人家的草帽边子，多是四面平平的，或者简直垮了下去，他的都是前后翘了起来，戴在头上，把人天然显得英武挺拔。他的脸子，有着健康的黄黑色，配上明亮的大眼睛，使人觉得他虽聪明，可是并不狡猾。神情有点严肃，然而也含着和蔼。他是乡场上哥老会的弟兄，他身上不常常带刀，我可看过他在碾子坪上，把雪亮耀眼的刀，拔出牛皮鞘子，拿指头试试它的锋口，查查有没有起锈的地方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走拢去看，他便做出恫吓的神情说：

“呵哟，这样大胆么？刀这里都要闯来？……来来来，看它会不会割下你的耳朵？”

看相 / 一种迷信活动。算命先生通过观察人的相貌、骨骼或手掌的纹路来判断一个人命运的好坏。

拔牙 / 旧社会一些江湖郎中常在集市上摆个医摊，扎针、拔牙。





掏耳朵 / 是当地的一大特色。先用竹制耳挖勺清理耳垢，再用长柄鹅毛球清扫，然后用音叉似的小工具，敲振后进行耳道按摩。当地号称“小安逸”，初见此况者无不叹为观止。



他只是这么说说，并不抓着我的耳朵，拿刀来试一试。反而和蔼地把刀把子朝我手上塞，带着鼓励的脸色，怂恿地说：

“想玩吗？玩一玩吧！”

这倒使我不敢了，连忙把双手藏在背后，他却愉快地笑了起来。

我们家里夏天插秧，秋天打谷，临时要请好些短工帮忙，这时他便来做工了，这种工作在农家看来，都是非常紧要的，必得按着一定的时期，很快地做完。所以待承这个期间的工人，总比平时好了许多。插秧除了给他三顿饭吃腊肉咸蛋之外，还有两顿打尖，吃几杯酒，算是一天招待五次，打谷也是一天五次吃东西，所不同的，是两顿打尖，不是吃酒，而是吃腌菜炒豌豆蚕豆下稀饭。因此，好些平时不愿做工的人，也喜欢去做几天零工。刘宽宽也是这样的。他很会插秧，大家都要他插在头前，别人好尾在后面。原因带头的人行数插得端正均匀，跟着插的人，才能照样插得不歪斜。打谷子的时候，把谷把子朝大桶上拌，比较没那么用力，但谷毛尘灰会粘在流着汗的身上，使人极不舒服。只有专门把打下的谷粒，一担担地挑回家去，比较干净爽利一点，可是挑在肩上，却吃力得多。刘宽宽做这类工作，便选了后面一种。而且